

文選李善注

冊五

文選卷第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物色

東晉風賦

潘安仁秋興賦

運雪賦

謝希逸月賦

賈誼鵬鳥賦

禰正平鸚鵡賦

張茂先鷦鷯賦

物色

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

章也

風賦

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玉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

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曰楚有謂頃襄王曰王績繳蘭臺徐廣曰績紫

也也宋玉景差侍有風颭然而至

景差亦楚大夫說文曰颭風聲楚辭曰風颭颭今木蕭蕭王迺

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

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

貴賤高下而加焉

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

所漂不避貴賤美惡

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

句來巢空穴來風

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橋屈曲也考工記曰橋踰淮為枳莊子曰

騰猿得枳棘枳句之間振動掉慄又曰空闕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

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

者下或有因字非也

王曰夫風始安生

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

郭璞曰水萍也

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弘

之荆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

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

阿曲也

飄忽溟滂激颺燁怒

溟滂風擊物聲溟足冰切燁怒如燁之眩聲說文曰燁火飛也俾亮切滂普郎切

眈雷聲迴穴錯迕

眈侯萌切埤蒼曰眈眈風聲廣雅曰眈聲也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

北門也凡事不能定者迴穴此即風不定貌錯迕雜錯交迕也

暨石伐木梢殺林莽

暨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劭

曰暨頓也章昭曰梢擊也

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捷

被麗披離四散之貌也字林曰捷拒門也

胸煥粲爛離散轉移

胸呼縣切胸煥粲爛鮮明貌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

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葉而振氣

說文曰邸觸也邸與抵古字通

徘徊於桂椒之間

翺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

廣雅曰菁華也精與菁古字通

獵蕙草離秦衡歷

也秦香草也衡杜衡也又云秦木名也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香也

槩新夷被萋楊楚詞曰露甲新夷飛

林薄顏無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上林賦雜以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與黃同徒奚切

迴穴衝陵

蕭條衆芳然後倘

常伴羊

中庭北上玉堂

倘伴猶徘徊也

躋于羅帷經于洞

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

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下羅帷來清風楚辭曰娉容修態巨洞房

故其風中

人狀直慤悽慄慄清涼增欷

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慤悽增欷鄭玄曰慤憂也說文曰慤

痛也錯感切慤寒貌毛萇詩傳曰慤慤寒氣也慤理吉切欷欣既切

清清泠泠愈病析醒清清泠泠清清涼之貌也愈

猶差也漢書曰泰尊柘梨析朝醒應劭曰醒酒病析解也

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

潘安仁

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與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

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

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臧榮緒晉

書云賈充為太尉又曰岳為賈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寓奇也世說曰桓玄既篡將改置直館問

左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人荅云無省當時殊近旨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秋興賦敘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玄咨

嗟稱善劉謙之晉紀云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訪之僚屬咸莫能定參軍劉荀之對昔潘岳秋興賦敘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

省以言之是也玄從之

高閣連雲陽罕曜

言閣之高而且深故曰罕曜其中

珥蟬冕而襲紈

綺之士此焉游處

珥猶插也蔡邕獨斷曰待中中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

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鸚鵡賦曰感平生之遊處

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後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蓬戶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

不過農夫田父之客

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胡快切毛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尹文子曰

魏田父有攝官承乏猥廁朝列

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蒼頡篇曰廁次也雜也禮記

曰爵祿有列於朝

夙興晏寢匪遑底寧

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不遑寧處

譬猶池魚籠鳥有

列於朝

夙興晏寢匪遑底寧

又曰不遑寧處

譬猶池魚籠鳥有

三中華書局聚

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翰筆毫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

也許既妍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記事於物其辭曰四時忽其代

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兮代序騷鳥賦曰萬

物迴覽花時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字林曰時更別種上吏感冬切周易曰時育萬物

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呂氏春秋曰春氣至

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舞賦曰慢末士之

悴者必末愁悴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玉逸注曰寒氣聊戾歲將暮也臆瑟兮

陰氣促急風暴疾也草木搖落花葉墮落肥潤去也而變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慄兮息念卷

傷若在遠行遠出之他方登山臨水升高遠望視江河也送將歸族親別還故鄉已上宋玉九辯之文

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言懷思慕戀徒侶也遠行有羈旅之憤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

預曰羈寄旅客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數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

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古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懷

遠悼近齊景之謂也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心疚鄭玄曰疚病也

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楚辭曰燕翻其辭歸鷲

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鷁春化為布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杜預注曰氣

木葉槁得風乃落於是迺屏輕箑甲釋呂氏春秋曰冬不用

也高誘曰箑扇也孔安國尚藉莞藹若御袷衣鄭玄毛詩箋曰莞小

書傳曰織細也絳葛也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槭枝空

曰藹蒲子以為華蓆也又曰袷衣無絮也古洽切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槭枝空

隔切戾勁蟬嘒嘒而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毛詩曰苑彼柳斯鳴蜩

疾之貌鴈離離而南游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言秋日天氣

曰鴈離離而南游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言秋日天氣

貌悠陽日入貌杜篤弔王子比干曰霞霏尾而四除言晃朗而何微

高明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曰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何微

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詩月臃臃

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臃徒東切臃力東切熠燿粲於階闥兮蟋

蟀鳴乎軒屏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萇曰蟋蟀也蟋蟀名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

一曰耀夜腐草為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名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

之餘景

毛詩曰七月流火也

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

王逸楚辭

注曰耿介執節守度也

如有所隱憂又曰悠悠哉悠悠哉展轉反側

自省

楚辭曰歲忽忽而道盡毛萇詩傳曰道終也廣雅曰道急也

鬢髮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服虔通俗文曰髮垂而鬢方料切說文曰白黑髮雜而鬢字林亦同周禮

曰士弁服白虎通曰皮弁冠名

仰羣雋之逸軌兮攀雲漢以游騁登春臺之熙熙兮

珥金貂之烟烟

高閣連雲升之以攀雲漢也言羣雋自致高遠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漢書谷永對詔曰

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廣雅曰烟烟光也

苟趣舍之殊塗兮

庸詎識其躁靜

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邪

司馬彪曰庸猶何用也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

莊子曰真謂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

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

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

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故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同於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周易曰安自得而無是無非也

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行投趾於容跡兮始

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援而不履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

獲安若以足外爲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猴援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

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郭璞爾雅注曰

底止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

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

衽襟也字林曰紱緩也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水田曰臯東者取其

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張晏曰隱耕臯澤泉之中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說文曰稅租也泉

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澨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

儵之漭漭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道遙乎山川之阿

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濈濈遊貌也匹叟切道遙乎山川之阿

放曠乎人間之世莊子有道遙游篇司馬彪曰言道遙無為者能游

居亂世之理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優哉游哉聊

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唯變所適而何足累

以卒歲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雪賦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嫫也水下遇寒而凝嫫嫫然

下也會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為雨寒

疑為雪疑為

謝惠連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

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

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雪賦以高麗見奇年二十七卒

歲將暮時既昏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寒風積愁雲繁莊子曰

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傳玄詩曰浮雲含愁色悲風坐自嘆班婕妤

擣素賦曰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

來已久故梁王不悅游於兔園此假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

兼引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

室苑囿之樂

築兔園也

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漢書梁孝王待士鄒

乘為弘農都尉去官游梁相如末至居客之右漢書曰相如客游梁又曰田叔

尉去官游梁相如末至居客之右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俄

而微霰零密雪下

莊子曰俄而死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

王迺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

於周雅

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滂又授簡於司馬大夫言大

之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

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

色揣稱爲寡人賦之

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莫侯切說文曰揣量也初委切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謂孤寡

不穀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孝經曰會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面再拜也廣雅曰逡巡却退也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

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

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

岐周所居昌文王名也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姓也滿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上大寒

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

夫我徂黃竹貞闕寒乃宿於黃竹

毛詩曹風曰蟋蟀掘閱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曲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授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賈逵曰儷偶

也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丈則表沴於陰德

左氏傳曰凡平地尺也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莅不和意也春秋潛潭巴曰大雪其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威宋均曰雪爲陰臣道也

律窮嚴氣升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又曰孟冬之月

天地始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

夏候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焦溪涸護湯谷疑鄺元水經注曰焦泉發于天

盛弘之荊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火井滅溫泉冰博物志曰臨邛

山東有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

視後火轉盛以益貯水黃之得鹽後人以火投井火即滅至今不燃

又曰西河郡鵠門縣亦有火井祠火從地出張衡溫泉賦曰遂適驪

山觀沸潭無湧炎風不興鄺元水經注曰以生物投之須臾即熟又

溫泉沸潭無湧炎風不興鄺元水經注曰以生物投之須臾即熟又

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則蒸殺其過

鳥也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曰一曰融風北戶瑾

扉裸卦壤垂繒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瑾戶毛萇曰向北出牖也瑾

繒帛摠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又曰八澤

千里何休曰河海與雲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漢書李陵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漠蒞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朔漠既定楊泉物理論

曰風怒則連氛累霧揜日韜霞文字集略曰靄雲狀又曰靄亦靄也

飛沙揚藥連氛累霧揜日韜霞薛君曰靄雲也音

杜預左氏傳曰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女而遂多韓詩曰先集惟霰

霰藏也吐刀切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女而遂多韓詩曰先集惟霰

英夏侯孝若寒雪賦曰集洪嚴之淅瀝煥摧磊以其為狀也散漫

索楚辭曰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

交錯氛氲蕭索王逸楚辭注藹藹浮浮瀼瀼奔奔毛詩曰雨雪浮浮

曰氛氲盛貌藹藹浮浮瀼瀼奔奔毛詩曰雨雪浮浮

又曰雨雪瀼瀼方

遙切廣雅曰萬萬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臺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

杜預曰臺屋棟也毛詩曰下土是冒傳曰冒初便娟於墀庶未縈盈

於帷席便娟縈盈雪迴委之貌楚辭曰嫵娟修竹王逸曰嫵既因方

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

如重壁逵似連璐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爲盛姬築臺是曰重

許慎淮南子注曰庭列瑤階林挺瓊樹又曰挺拔也達鼎切莊子曰

璿美玉也音路南方積石千皓鶴奪鮮白鷗失素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

白鷗鷗鳥名也西紉袖慙冶玉顏掩娉說文曰紉素也冶妖也范子

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若迺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

人皓齒燭與娉同好貌燿照崑山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

燿照崑山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飛燭龍何

鍾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山海經曰

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爾其流滴垂冰緣霽承隅王逸楚辭注

天門中也崑山已見上文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

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

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至夫續紛繁鶩之

貌皓軒皦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

難得而備知若迺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

承幌而通暉包氏論語注曰幌者梁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也酌湘吳之醇

酎御狐貉之兼衣吳錄曰湘川鄱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醇酎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之厚

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

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公曰善出

裘發粟以與飢人夏侯孝若寒雪賦對庭鷗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

日既增覆而累鎮又加裘而兼衣西京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鷗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

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杜篤衆瑞頌曰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毛詩曰攜手同歸鄒陽聞之懣

然心服莊子曰子貢懣然懣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有懷妍唱敬接

末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

芳罽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

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

朱顏醜兮思自親

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醜王逸曰醜者也面著赤色也徒何切願低帷以昵枕念

解珮而褫紳

昵近也褫奪衣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

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

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

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

歌卒王

迺尋繹吟翫撫覽扼腕

毛萇詩傳曰繹悅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

士莫不扼腕以言

顧謂枚叔起而爲亂

亂者理也摠理賦之終也

亂曰白羽雖白質以

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

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劉熙曰孟子雪之白也猶白玉之性堅雖

以爲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爲三白之性同

未若茲雪因時興

滅行藏也

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

蔡雍述行賦曰玄靈黠以凝結零雨集之

溱溱正厥日

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陞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

地班形

任猶因也

素因遇立汚隨染成

汚猶相染汚也

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荀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焉安

曰嚴乎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月賦

周易曰坎爲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

言有時盈
有時闕也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

年三十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

假殿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場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

一時俱逝系對子曰其為人

緣苔生閣芳塵凝樹言無復娛遊故緣

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廣闡楊都賦曰結

芳塵於綺疎郭璞爾雅注曰樹臺上起屋也悄焉疚懷不怡中夜

毛詩曰憂心悄悄憂貌七小切爾雅曰疚迺清蘭路肅桂苑

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皋蘭被徑王騰吹寒山弭蓋秋阪

逸曰徑路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按也

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直

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韋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行也

空素月流天長歌行曰昭昭素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楚辭曰意欲今

曰東方之月今彼姝者予在我闈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此假王仲宣

今又陳風曰月出曠今佼人僚兮也毫筆毫也

文賦曰或含毫而貌然說文曰牘書版也仲宣跪而稱曰聲類曰跪踞也跪渠委切踞奇几切臣東鄙幽介

長自丘樊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味道懵學

孤奉明恩說文曰懵目不明也莫賄切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尚書曰沈潛剛

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氏傳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春秋說題

為日易辯終備曰日之既陽德消鄭玄曰日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

於西冥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湯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

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

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湯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未有引玄兔於帝

臺集素娥於后庭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兔形春

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泉觀象賦曰漸臺可升自注曰漸

娥竊而奔月注曰常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西王母常

春秋元命苞曰朏朏警闕朏朏示冲說文曰朏朔而月見東方縮朏

成光魄月始生魄然也尚書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

王侯奢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王侯肅鄭玄曰朏條達

行疾貌也警闕謂胸臆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臆魄得所則表示人君有謙冲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日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

有三讓也臆女六切順辰通燭從星澤風長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曰正月建

寅月從左行十二辰許慎曰歷十二辰而行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以雨孔安國尚書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然澤則

兩增華台室揚采軒宮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能古台字

也齊色則君臣和也淮南子曰軒轅星名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吳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名

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漢書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為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若夫氣

霽地表雲斂天末說文曰霽雨止也西京賦曰洞庭始波木葉微脫

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

墮曰椒漢書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

之藹藹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曰列宿掩縵長河韜映楚辭

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縵繁采飾也毛柔祗雪疑圓靈水鏡柔祗地也

詩曰倬彼雲漢手實曰雲漢天河也君王迺獸晨懽樂宵連觀霜縞周除冰淨觀宮觀也徐幹七喻曰連

宴收妙舞弛清縣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長笛賦曰響裏弛縣周禮曰大憂弛縣鄭玄曰弛釋也字林曰弛

解也韋昭去燭房卽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迺涼夜自淒風篁成韻

篁竹叢生也風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親懿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

懿美也羈孤羈客孤子也言親懿不從遊而羈旅之孤更進也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詩曰

九臯臯禽鶴也抱朴子曰峻嶽獨立而臯禽之響振也朔管於是絃

桐練響音容選和論曰神農始削桐爲琴練絲爲絃與揀音義同桓譚新

其風采揀其聲音鄭玄禮記注曰選可選擇也徘徊房露惆悵陽阿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

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此言

息也聲林而籟管虛淪池而大波滅牽秀相風賦曰幽林絕響巨海

萬竅怒號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子游曰地

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薛君韓

詩章句曰從流而風曰淪淪文貌說文曰波水涌也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楚辭曰鬱

離慙而長鞠王逸曰紆曲軫痛也毛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

兮共明月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

能改其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楚辭曰臨風歌響未終

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

說文曰滿堂斂酒莊子子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范曄後漢書曰戴良

見黃憲反歸罔然若有失也

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楚辭曰歲

既晏兮孰與歸

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微霜兮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谿谷

多悲風霜露霑人衣

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

金為魯連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

敬佩玉音復之無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我

有周無斃爾雅曰斃獸也

鳥獸

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鵬鳥賦并序

賈誼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

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傅然賈生英特弱齡秀發縱橫海之巨鱗矯冲天之

逸翰而不參謀棘署贊道槐庭虛離謗缺爰傳卑士發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謂之未為不達斯言過矣

誼為長沙王傅

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大傅三年鵬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拜為梁王傅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

唯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謚號故難得而詳也又三年有鵬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卑濕國

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

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土俗

因形名之曰鵬不能遠飛行不出域鴉于妖切

誼既以適居長沙

韋昭曰謫謫也

長沙卑濕誼自傷

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

自廣自寬也

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

孟夏

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闕徐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

李奇曰日西斜時也

止于坐隅兮貌甚閑暇

閑暇不驚恐也

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也

萃集發書占

之兮讖言其度

說文曰讖驗也書河洛所出書曰讖

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

問于鵬兮予去何之

善曰讖于鵬鳥也

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

予其期

淹遲也速疾也謂死生之遲疾也

鵬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請以臆中之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

莊子曰化而

死鵬冠子曰固無休息

而遷兮或推而還

如淳曰幹轉也善曰鵬冠子曰

幹流遷徙固無休息

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壇

韋昭曰而如也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壇音蟬如蠅蟬之蛻化也或曰壇相連也

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沕穆不可分別也顏師古曰沕穆微深也

冠子曰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沕亡筆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冠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老子注曰倚因也聖人遭禍而

能悔過責己脩善則禍去福來也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而禍

來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驕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城或作最亦

皆在門者好惡故言同城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驕冠子曰

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世史記曰越王句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于句踐立

是為越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聞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

日夜勤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王曰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

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

王將許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許越平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越遂棲吳

王於姑蘇山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玉遂自殺乃蔽面曰斯游吾無以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山處曰棲越滅吳稱霸

遂成兮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傳說胥靡兮迺

相武丁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作相

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莊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字林曰

繩纏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與為表裏如糾纏素相附會命不可說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索也纏冠子曰禍與福如糾纏也

兮孰知其極

騶冠子曰終則有始孰知其極老子道德經曰孰知其極河上公注曰禍福更相生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

曰極止也

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

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為物所

激或旱或遠斯則萬物變化鳥有常則乎騶冠子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迴薄振盪相轉悍與旱同並戶但切呂氏春秋曰激矢遠

旱

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

黃帝素問曰地氣上為雲天氣大鈞播

物兮塊圯無垠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塊圯非有限齊也魯

曰塊鳥黨切

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

騶冠子曰天不可預慮遲速有

命兮焉識其時

騶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

工

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

息兮安有常則

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為生散為死騶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識其時

千變萬化兮

未始有極

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莊子曰若人之形忽然為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為無

兮何足控搏

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揣晉灼曰許

慎云揣量也度商曰揣言何足度量己之年命長短而惜之乎按史記英布傳云果如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量與音灼

說同音初毀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膠柱在此賦訓搏為量義似未是至於合韻全復參差且史記揣作搏字如淳孟康義為是

也善曰騶冠子曰彼時之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師古曰患音還言人皆死變化我何

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

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曰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騶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懼達人大

觀兮物無不可騶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殉

財兮烈士殉名列子云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殉營也贊曰以身從物曰殉夸者

死權兮品庶每生善曰騶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矜容殉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

失怙迫之徒兮或趨東西孟康曰怙為利所誘怙也迫貧大人不賤也東西趨利也趨音娶怙音戊大人不

曲兮意變齊同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莊子曰不肖繫俗窘囚拘之貌

球殞切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

也騶冠子曰聖人捐物又也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李奇曰惑惑東西

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也衆人恬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曰虛

萬億也騶冠子曰衆人惑惑迫於嗜慾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謂之真人也莊子曰虛

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德之至也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莊子云仲尼問於顏回曰

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寥廓

老子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喪寥廓

忽荒况兮與道翔翔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乘流則逝

兮得坻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坻或為坎又曰易明夷則任險難則隱鷗冠子曰乘

流以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鷗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

逝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莊子老聃曰

靜其唯人心乎鷗冠子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鄧展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道

曰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也莊子曰德人無累知命不憂莊子苑風曰願聞

家養空虛若浮舟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莊子苑風曰願聞

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故細故蒂芥何足以疑鷗

無天災故無物累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鷗

子曰細故蒂芥何足以疑疑鷗賦并序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鷗青羽赤喙人舌能

古字通張揖子虛賦注曰蒂芥刺鯁也鷗賦注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鷗青羽赤喙人舌能

鷗莫口切鷗賦言名鷗鷗也注曰舌似小兒舌脚指前後各兩鷗一作

彌正平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

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

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

會賓客人有獻鷗鷗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

之衡攬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卷十三

十三 中華書局聚

時黃祖太子射亦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

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

之可貴與引曰來儀集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

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惟西域之靈

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西域謂隴坻

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爲金毛

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爲火鶩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殷筮曰金水

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鸚鵡火之體也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

以識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之王故其嬉游高峻栖跼幽深說

曰嬉樂也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也采

采麗容咬咬好音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雖

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

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漢書音

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國跨崑崙而播

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文子曰有鳥將來

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以得鳥也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張羅而待之得鳥

植志逼之不懼撫之不驚鵬冠子曰迫之寧順從以遠害不違逆以

喪生毛詩序曰君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

羣喪侶委命已見上文禮閉以雕籠翦其翅羽淮南子曰天下以為

乎然籠所以盛鳥流飄萬里崎嶇重阻韓蒼曰崎嶇不平也踰岷越

障載懼寒暑岷障二山名續漢書曰岷山在蜀郡五道西障縣屬隴

亭障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

嫁有適人之道漢書到都曰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毛詩曰

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也下可以棲遲女適人臣事君逢禍毛詩曰

患尚棲遲羈旅也羈旅已見上文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薛

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說文曰馴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楚

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曰情既慨而長懷又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毛詩曰子忖度

鼻犯對晉侯曰偃之肉腥臊將焉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禮

威儀曰天其祿命不得極其數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蕪穢而險巖王逸曰險巖顛危也豈言語以階亂將不

密以致危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痛母子之永隔哀伉

儷之生離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匪餘年

之足惜慙衆離之無知爾雅曰生嚼離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摠名曰雛也背蠻夷之下國侍

君子之光儀毛詩曰命于下國非天子之國故曰下也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莊

許由曰名者實之寶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

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斯此也此長安也言類彼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

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若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轡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嚴霜初

降涼風蕭瑟楚詞曰冬又申之以嚴霜長吟遠慕哀鳴感類毛詩曰哀鳴嗷嗷音聲悽以

激揚容貌慘以顛頽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答賓戲曰夕而顛頽也聞之者悲傷見

之者隕淚毛詩曰涕既隕之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戲歎放臣棄妻屈原

哀姜之徒王逸楚詞注曰戲歎啼聲感平生之游處若壘簾之相須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

詩曰伯氏吹簫仲氏吹篪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淮南子曰自異者視

之肝膽胡越也高順籠檻以俯仰闕戶牖以踟躕說文曰櫳房室之

誘曰胡越喻遠逸楚詞注曰從曰檻橫曰楯說文曰櫳穿壁以爲牕也櫳也櫳也

高嶽思鄧林之扶疏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

曰垂條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韓詩外傳蓋乘曰夫鴻

耳翮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毛詩曰豈不懷歸苟竭心於所事

敢背惠而忘初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

薄軀楚詞曰蜂蟻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論語子曰守死善

曰效其癡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渝變也感恩

鶉鷄賦并序毛詩曰肇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鶉鷄微小

鶉鷄賦黃雀也鶉音焦鷄音遼又方言曰桑飛郭璞注曰即鶉

張茂先藏樂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

有感作鶉鷄賦後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鶉鷄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

之理足矣

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曰陰陽轉

易以化

成生也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

繁滋族類乘居匹游

列女傳姜后曰雉鳩之鳥猶未常見其乘居而匹遊

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翻翻自得之貌毛詩曰翻翻者難

彼鷲鷲鷓鴣孔雀翡翠

說文曰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鷓鴣也山海經曰景

山多鷲黑色多力鷓狀如鶴而文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鷲雌曰翠異物志曰翡翠赤色大於翠顏監曰鳥各別異非雄雌異名也或

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絕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踔絕垠于寒門

翰舉

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衛

玉璣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冲天蜚與飛同字書

曰冲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不足

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觜距爲刀鋏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

者有用於人也

繳繫箭線也尚書曰厥貢齒革羽毛

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

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

造化道遙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

惟鷓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

受氣

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而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

育翩翩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

字林

曰翻疾飛也說文曰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左氏傳藏僖伯曰皮革齒牙骨

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鷹鷂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罾衛尉左

氏傳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風鷂也

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箋云俄傾貌罾罟皆網也鷂之然

切翳蒼蒙籠是焉游集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草樹蒙籠飛不飄颺翔不翕習翕習盛貌

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莊子曰鶴巢

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爾雅曰盤樂也匪陋荆棘匪榮莖蘭動翼

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委命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守道順理伊茲禽之無

知何處身之似智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麋鼠深穴乎神不

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

吾焉用此以賈其害杜預曰賈賣也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文子曰約其所守

不矜孔安國曰自賢曰矜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周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

世偽自然已見上文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張湛曰遺鵬鷗介

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穆天子傳曰青鵬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曰今

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鵬亦能食麋鹿山海經曰燁諸之山多鵬郭

文 卷十三 十一 中華書局聚

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鬪死乃鷓鴣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

止出上黨言因背距而為人用也鷓鴣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

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

翼厲翻淮南子曰鳳皇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文子曰曰羽翼美

皇會逝萬仞之上馬相如美人賦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淮南子曰鴈銜蘆而

曰智禽銜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史蒼鷹鷲而受緹鸚鵡惠而

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於身為世大戮入籠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熠耀似蒼鷹王逸楚詞注曰

服養塊幽繫於九重淮南子曰塊然獨處苦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

翻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鍾岱二山鷹之所產漢書

淳曰鍾所在未聞漢有代郡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鸚鵡賦曰命虞人於隴坻雖蒙幸於今日未

若疇昔之從容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為政杜居避風而至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

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漢書曰條枝國提挈萬里飄颻逼畏漢書曰左

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文子老子曰陰

陽陶冶萬物蒸

氣出 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接大鵬彌乎天隅晏子春秋景公

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鷦螟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鵬化而為鵬怒而飛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莊子曰長者不為有翼若垂天之雲

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

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則差數觀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文選卷第十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十三

六十五

大

普天

大

天

大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鳥獸

顏延年赭白馬賦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

鳥獸

赭白馬賦

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駮形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軍

參軍後爲祕書監太常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爲龍豈不以國尙威容

軍馱

音伏

馬各趨迅而已

傳玄乘與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庚中丞昭君辭曰聯雪

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馱顏庚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躡手莫曰躡壯貌趨與躡同並綺嬌切實有

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尚書中候曰帝堯卽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

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爲聖德而生疇昔也是以語崇其

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五德與彭城縣人後封宋玉受晉禪

方率職四隩入貢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

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祕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廡周禮曰玉府掌王之

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廡乃有乘輿赭

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潘安仁夏侯湛諫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

賦曰假皇天兮簡帝心用錫見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韓子曰造父御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阜擗也駟馬馳驟周旋

而恣於馬者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數梁傳曰馬齒加長矣爾雅襲轡策制之

養兼年恩隱周渥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書曰小人無兼年歲老之食國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

氣殫斃于內棧說文曰殫盡也棧擗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阜棧司馬彪

曰棧若櫻林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施之濕地也少盡其力有惻上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

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乃詔陪侍

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頑蔽無聞

惟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二子也烈業也

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羽獵賦曰武義

曰偃武脩文孔安泰階之平可升與王之軌可接泰階已見上國語

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事漢書柱

下方書音義曰四方昔帝軒陟位飛黃服早春秋命厥序曰帝軒受

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早圖維授歷尚書曰汝陟

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后唐膺錄赤文侯曰

后唐謂堯也膺錄已見東京賦赤漢道亨而天驥呈才杜預左氏傳

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羣

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

水中出作魏德林而澤馬効質說文曰赫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天馬歌

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公孫弘贊曰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

乎司律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也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魯靈光殿賦曰

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精曜協從靈物咸秩合

也論語撰考識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暨明命之初基馨

九區而率順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

化洽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肆險人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

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費蒼頡篇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含夏之充物阜

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

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度曰

充物喻多也如淳曰物滿也摠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收賢取

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為六蓋乘風

之淑類實先景之洪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中乘聘華輿之駮輪

先景之乘劉師魏明帝誄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鉤陳鄭玄毛詩箋曰

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齒算延長

聲價隆振鄭文儀禮注曰算數也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

祖高祖也皇文帝也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相馬經曰良馬可蕃錫已見魏都賦

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梢而長梢所交切張敞集曰蒼雙瞳夾鏡

兩權協月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為鏡權頰

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其盈異體峯生殊相逸

發峯生若山超據絕夫塵轍驅鶩迅於滅沒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

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

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簡偉塞門獻狀絳闕塞

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鶩馳逐騰踊履踐塞也曰刷幽燕晝秣荆越說文曰刷

舉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號文公曰王其監農惟帝惟祖爰

游爰豫孟子曰一游一飛輶軒以戒道環轂騎而清路賦曰輶軒

擾轂騎焯焯杜篤鍾文曰必令河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

伯戒道道先也清路已見射雉賦

漢書王尋勅諸營皆按部薛綠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驚聲和應動

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入

鑿鑿具服金組兼飾丹腹倚瓠切金組二甲也蔡雍女琰詩曰卓

千馬馱曰組甲以組為甲也丹腹衆來東下寶鉸星纏鏤章霞布釵裝飾也

耐宴賦曰朱進迫遮迺卻屬輦輅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非

惟赫以霞布進迫遮迺卻屬輦輅常謂之遮迺漢書音義晉灼曰迺

古列歟聳擢以鴻驚時獲略而龍翥薛綠西京賦注曰歟忽也說文

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甘泉賦曰迺漢略有吹起也傳玄乘輿馬

綏裝張景陽七命曰蚪踊騰騰麟超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

而待御東京賦曰奉引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禮記曰孟秋之月

戾至也又王于興言闡肆威稜毛詩曰王于興師漢書武帝報李廣

曰登成也又王于興言闡肆威稜威稜愴乎鄰國又曰興言出宿聲

類曰闡大開也賈逵臨廣望坐百層地理書洛陽故宮曰廣望觀臨

雲參料武藝品驍騰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淳馳射賦曰參武藝流藻

周施和鈴重設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瑒馳射晚影高鳴將超中折相

經曰馬有眊影而視者分馳迴場角壯永埒南都賦曰羣士放逐馳乎沙場

輦越羣絢練火練夔絕絢練疾貌也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廣雅

曰躡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場馳射賦曰槍動鼓震讚聲雷潰魏略司馬

景王與許允書曰震華鼓建朱節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玄蹄馬蹄也素支

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雹散素支冰裂也耶臍門沫赭汗溝

走血相馬經曰臍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露赤汗沫流赭

悔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露濡也流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類音

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為天都人已見西都賦奸變之態既畢

凌遽之氣方屬凌遽已見西京賦鄭踟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

字林曰踟躕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為圈束司馬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圈養畜閑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

雲而蹠足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

日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又將使紫燕駢衡綠虵衛轂得而民洽

圍棊賦曰良馬蹠足輕車結輪則馬有紫燕蘭池劉琨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

衡車衡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而綠地也纖驪

接趾秀騏齊子李斯上書曰乘纖離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騏覲王母

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驂

王母樂之志歸列仙傳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鼓鍾之山跨中

帝臺之所以鶴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

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

如履寶山谷而不躅其步神行而已轍然而般于遊畋作鏡前玉尚

迹穆王也見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

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鑑不肆於人上取悔義方肆

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於人上取悔義方敢

也左氏曰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

預曰肆恣也庚元規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

義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回慮題彼

方秦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

憊淮南子注曰裝束也鑿武穆憲文光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

皆有車轍馬迹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捐之曰
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三十
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振民隱脩國
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振民隱脩國
章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時
恤民隱而除其害章昭曰隱痛也

衡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堯伏溝

中王于期齊轡策而進之堯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

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翻飛而時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
蹟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滎陽有鳥鳴輒
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輒彎弓射洞胸腋陛下
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

飛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故祇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周書茂良夫曰惟禡發於

人之倏忽玉璣周易注曰敬慎防備可以不敗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

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盧植集曰詔給濯龍廐馬

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奧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粟也紅粟已見吳都賦服養知仁從老

得卒鸛鶴賦曰屈猛志以服養嵇康養生論曰從白得老從老得終加弊惟收什質禮記孔子曰弊惟不奔為埋馬

也皇恩畢皇恩畢魏都賦曰天情周皇恩畢皇恩畢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於圖曰黃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於

時駟駿充階街佳兮說文曰駟壯也言駟駿之馬充於階街也魏都賦曰冀馬填廐而駟駿玉逸楚詞注曰駟駿馬

名稟靈月駟祖雲螭兮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資玄螭之表像

似靈蚪之矩則郭璞遊仙詩曰雲螭非我駕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漢書天馬歌曰志倜儻精權奇廣雅曰倜儻卓

也異既剛且淑服鞅羈兮周禮曰師曠見太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楚詞曰余雖好脩姱以鞅羈兮王

逸曰韁在口曰韁效足中黃殉驅馳兮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駃不常步應良御而効足漢書舊儀曰中

黃門駟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願終惠養蔭本枝兮漢書

植令曰今皇帝損乘車之副竭中黃之府

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毛詩曰本枝百世竟先朝露長委離兮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詞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爲委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

藏於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

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

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濶翔於雲

故毛豐而肉疎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驥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

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辭纖趾則能行

明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閩而揚音蓬壺峴闕見上而日域以

迴驚窮天步而高尋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方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

詩曰粲粲光天步然文雖出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一舉千里故云

既遠壽踰千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相鶴經曰露目赤精則視遠引員吭

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媵

阮已見吳都賦相鶴經曰高脚疎

疊霜毛而

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閔鴻羽扇賦曰同繳素於凝霜江

朝戲於芝田

夕飲乎瑤池

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

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

之憂鵠鵠賦曰

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

莊子曰乘彼白雲至

冠雲霓而張羅

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

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

而私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

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

殺氣涼沙振野箕風動天

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

浸盛

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

海賦曰羣

夜歇景物澄廓

廣雅曰廓空也

星翻漢迴曉月將落

魏文帝雜詩曰

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漢

漢賦已見

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

傅休

詩曰一紀

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

唳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

復得力計切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七

始連軒以鳳躔終宛轉

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

卷十四

六中華書局聚

而龍躍海賦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善躑躅徘徊振迅騰摧

或摧折驚身蓬集矯翅雪飛如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離網別赴

合緒相依綱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杳矜顧

遷延遲暮颯杳羣飛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詞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逸翮

後塵翺翥先路言飛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指會規翔臨歧矩步

會四會之道岐岐路也四會已見蕪城賦爾雅曰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傍出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

逗徒關節角睐力代分形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長揚緩鷺並

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相凌而衆變繁姿參差洊見密傳玄乘

日繁姿屢發字煙交霧凝若無毛質毛羽與煙霧同風去雨還不可

談悉風雨既除而色愈淨故難悉也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聊樂我

也神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星離分散也雲罷俱止也韓子曰

自整持也神女賦曰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蔡邕述行賦曰皇

絕高而日穎薄怒而自持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

詩傳曰泪巾拂兩停丸劍雙止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中猶壞也

之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雖邯鄲其敢倫豈

陽阿之能擬漢書有邯鄲鼓員古樂府曰黃金為君門白壁入衛國

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小女王

與夫人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

闔閭痛之葬於邦西闔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鄣金鼎玉盃銀樽

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守馴養於千齡結長

觀遂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鳴鶴

悲於萬里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翻浸長風須臾萬里逝

志上

幽通賦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觀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頊之玄胄兮曹大家曰系連也曹緒也高高陽氏也頊帝顓頊也言己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

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曰中葉謂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虎故曰炳靈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弃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

文

氏焉毛詩曰 颯颯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曹大家曰颯颯颯也南風曰颯颯朔北方

也言己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割後為雄桀揚其聲淮

南子曰蟬斂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

煩當孝惠高后 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晉灼曰皇漢皇也鴻

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任有羽翼於京師也成帝之初

班况女為婕妤父子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邁愍以行謠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

父曹亂循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 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

我歌且謠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 廬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己又讀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

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

濟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己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

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圯

皮絕而罔階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圯毀也言己孤生童 豈余

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項岱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

大聖自茲以降 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曹大家曰言己安

世業不替也

先人之功跡日月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應劭曰拾更也

不居忽復大遠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之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

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拾巨業切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

發於宵寐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也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

髣髴項益曰覲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攬葛藟而授余兮

眷峻谷曰越勿墜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物韋昭曰音昕寤而仰

思兮心矇矇猶未察曹大家曰助昕晨日明也言己日黃神邈而靡

質兮儀遺識以臆對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胸臆爲對也淮南

子曰黃神嘯吟遺識謂夢書也曰乘高而遇神兮道遐通而不迷曹大家曰

道術將通不葛絲絲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

迷惑之象也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曹大家曰

之此是安樂之象也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小雅曰惴惴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烟

戒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燭明也蓋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

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日月倏忽將復過去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承

靈訓其虛徐兮屹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屹立也盤桓不進也俟待也詩曰其虛

其徐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
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地

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百二十年少者
亡幾耳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

而智寡
漢書音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上聖迄而後

拔兮雖羣黎之所禦
曹大家曰迄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廩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長匡在陳

絕糧皆觸艱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
自防止耶曹大家以寤為迄也毛詩有曰羣黎百姓昔衛叔之御誅

也迎昆兮昆為寇而喪予
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

我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
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

己
讎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卻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變化故而相詭

兮孰云預其終始
曹大家曰詭反也事變如此雍造怨而先賞兮丁

繇惠而被戮
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

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
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偏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

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
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

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為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為項羽將
逐窘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

丁公為見漢王漢王曰栗取弔于道音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感應劭曰孝

景栗姬也孝景立栗姬男為太子栗姬妬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
愈恚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為婕妤好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

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

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穴淮南
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

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
為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

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下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
以跛足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騶冠子曰

禍乎福所倚單治裏而外凋兮張脩禠博而內逼曹大家曰治裏謂

子曰田開謂周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
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韋中齎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

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韋中齎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

得曹大家曰韋惟也顏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幾聖
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曹大家曰

謂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詔子路從己隱也論
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

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安惛惛而不能兮卒

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曰惛惛亂貌施避也言子路不避惛惛之亂終隕身於世之禍也遊聖門而靡救兮

雖覆醢其何補曹大家曰子路遊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固行行明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應劭

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路得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又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形氣發於根柢帝兮柯葉彙胃而零茂韋昭曰柢本也應劭曰彙類

言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夭壽非獨在人恐翹翹之責景兮羌未得其

警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云已應劭曰諸子以顏冉季路逢災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

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

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

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黎淳耀于高辛兮芊氏

象為罔兩司馬彪為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黎淳耀于高辛兮芊氏

疆大於南汜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于孫故楚疆大

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羸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應劭曰羸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

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舜典天地人鬼之禮也既仁得其

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惟天路之同

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鄰殺牛

國語曰冷周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

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

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年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者也

歸於龍虎曹大家曰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甲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

之太子祭歸胙于公姬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夫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譖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

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為龍西方為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

入皆晉祥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曹大家曰發武王名必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也項岱曰重晉文公

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

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震鱗祭仕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

應劭曰震為龍鱗蟲之長蔡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於是幣

文

漢 卷十四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而冊告之龍亡而繫在櫝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

之蔡流于庭化為玄龜童妾而禮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

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巽羽化于

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也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難難羽蟲之屬故言羽

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如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

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道脩

長而世短兮冥冥默而不周曹大家曰象遠邈也周至也言天道長

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胥仍物而鬼詼子侯乃窮宙而達幽也仍因也詼

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日宙也媯巢姜於孺筮兮旦

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媯巢姜於孺筮兮旦

算祀于契龜也音義曰算數也祀年也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

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

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此

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

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各謚於銘謠曹大家

宣王也毛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

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好宋

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己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

之禍父喪勞朱父以驕杜預曰禍父昭公朱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於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理之靈之爲靈久矣夫

條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之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爲劫項岱曰舉罪曰劫漢書曰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

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爲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道混連亞夫亞夫詰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告也

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曹大家曰大道神與混沌而成言人生而有會更相爲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槩故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永同原而神先心以分流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法自然也

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爲徵兆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

之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羸過也

受先祖善惡之迹轉徙流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

行故有遭遇福禍相及也晉大夫

樂書書子蠶鬻子盈書賢而覆蠶鬻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業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

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鬻快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樂鬻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鬻之惡實

文 漢 卷十四 十二中華書局聚

彰將於是乎在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曰衆庶也

後晉果滅欒氏不齊紛亂錯繆故迷惑不信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曹大家曰

周莊周賈賈誼也貢潰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

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為

徭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人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鵬

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

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欲為孤

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曹大家曰至論謂

之者順天之性也亦當以義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論語

斷之不可貪苟生而失名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德而無累曹大家曰孔甚也輶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則

毛民鮮克舉之曹大家曰以乃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頌

為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累也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魯

伯夷以高逝為賢言去留適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

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木偃息以蕃魏兮

申重繭以存荆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

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齒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

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

策注曰重齒累胠也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漢書曰項羽

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

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

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頤養也漢書曰袁公侯草木之區

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侯草木之區

別兮苟能實其必榮曹大家曰侯侯也項岱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

道譬諸草木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論語子曰君子疾沒

區以別矣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觀天網之紘覆兮實

之謂不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

斐湛而相訓曹大家曰斐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

教也尚書曰天威斐忱湛與忱古字通也訓或為順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

也猷道也言人常當謨先聖人之道亦當為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
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
或作絲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
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為紹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也精通靈而感物
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

兮神動氣而入微

曹大家曰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者矣

養流睇而援號兮李虎發而石開

曹大家曰睇眇也淮南子曰楚有白援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

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援抱樹號矣流或爲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

日射之終不能入

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

曹大家曰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操末

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

項岱曰矧况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末技感獸而開石豈况乃能推至

精耽身於大道之中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

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也孔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

朝貞觀而夕化兮猶

誼己而遺形

應劭曰貞正也誼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鵬鳥賦曰釋智遺形

若膚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

言人若欲膚彭祖之年偕老聃之壽當訊之來

哲與之通情非己所慕也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老已見遊天台山賦

亂曰天造草昧立

性命兮

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周易曰天造草昧

復心弘道惟聖

賢兮

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元運物流不處兮

曹大家曰渾大也元氣運轉也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保身

遺名民之表兮

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莊

表舍生取誼以道用兮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憂

傷天物忝莫痛兮

曹大家曰忝辱也橫夭於物

皓爾太素曷渝色兮

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

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爲白爾天質何有渝變之色也

尚越其幾

淪神域兮

曹大家曰大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道

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第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賦進士出選錄舉大其工... 文選卷第十四

... 賦進士出選錄舉大其工... 文選卷第十四

... 賦進士出選錄舉大其工... 文選卷第十四

... 賦進士出選錄舉大其工... 文選卷第十四

... 賦進士出選錄舉大其工... 文選卷第十四

... 賦進士出選錄舉大其工... 文選卷第十四

文選卷第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志中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思玄賦

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為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為奄

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

可但思其玄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系曰回志竭

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玄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注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

訓甚多疎略而注又稱愚以為疑非衡明矣但行

來既久故不去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訓教也彌終也違避也善匪仁里
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里宅皆居也焉猶安也潛服膺以永覲兮
緜日月而不衰緜連也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方言伊中情之信脩

文選卷十五 中華書局聚

兮慕古人之貞節情善也貞誠也善曰楚詞曰苟中竦余身而順止

兮遵繩墨而不跌竦立也止禮也善曰楚詞曰志搏搏以應懸兮

誠心固其如結搏搏垂貌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

之旌性行以製珮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

楚辭曰折瓊枝以繼珮纒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纒系也幽深也善曰

又曰扈江離與薛芷兮紉秋蘭以為珮說文曰繫幃曰纒幃一名纒

爾雅曰婦人之幃謂之纒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纒然則纒者

即繫囊之繩也說文曰纒網中繩纒音構美鬢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鬢積衣縫也

也邈遠也虧歇也善曰子虛賦曰鬢積褰纒上林賦曰酷烈郁楚辭曰芳菲菲兮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

時之攸珍姱大也麗好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奮動也

幽獨守此穴陋兮敢怠違而舍勤怠懈也違暇也勤勞也善曰楚辭

揚穴陋毛詩曰不敢怠違左氏傳曰人生在勤幸二八之選虞兮嘉傳說之生殷二八八也

遇也傳說名也武丁相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經言此八人忠肅

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也長也八愷者高陽氏有

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尚書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尙前良之遺風兮悵後

辰而無及也尚庶幾也良善也悵痛也言我後時將無及
也悵他公切善曰楚辭曰竊慕詩人之遺風 何孤行之莞

莞兮予不羣而介立行莞莞獨也介特也善曰毛詩曰獨
行莞莞楚辭曰既惇獨而不羣 感鸞驚之特

棲兮悲淑人之希合鸞驚皆鳥名淑善也善曰鸞驚喻君子也毛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山海經曰蛇山有鳥五

色飛蔽曰名鸞鳥也彼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無合猶不遇
也冒覆也 旦

獲讒于羣弟兮啓金滕而後信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弗利於孺子秋大熟未

穫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代覽蒸民之多僻兮畏
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乃信周公

立辟以危身覽觀也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
立辟善曰毛萇傳曰辟法也民之行多爲邪辟此言無

遣爲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粒楚辭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己
楚辭曰

舒情又曰中替亂兮迷惑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也懷
思也續紛亂貌善曰宋玉

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也竭盡
執

彫虎而試象兮阡焦原而跟趾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
執太行之優而右搏彫虎唯象之未

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
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優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曰遇

之亦足以試矣陸臨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

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力焦原以喻義

言己以執彫虎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上句為此張本漢書曰賈誼曰安天下陸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臣瓚曰安臨危曰

陸庶斯奉以周旋兮惡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子曰死而後

已不亦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遷移也渝變也泯滅也規

遠乎因時俗之工巧今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茝之不香蕭艾草名也蕙

減規矩而改錯曰篔筍問人者並盛食器員曰篔方曰筍案斥西施而弗御兮繫驪

盛衣亦曰筍後漢作珍蓋瑤字相似誤耳斥西施而弗御兮繫驪

褻以服箱斥却也西施越之美女也御幸也繫羈也服服轅也箱大

褻古之駿馬也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毛詩曰行頗僻而獲志兮循

玩彼牽牛不可以服箱馬中立切今賦作繫字行頗僻而獲志兮循

法度而離殃頗傾也離遭也殃谷也蕭該音本作陂布義切禮記曰

邪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鄭玄曰惟思也善曰楚辭曰惟

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航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

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楚辭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

于求也嘗行也善曰楚辭曰處
濁世而顯榮非余心之所樂
襲温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

也黻繡也五色備曰繡善曰
毛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辨貞亮以爲鞶兮雜伎藝以爲珩

鞶所以帶珩也手伎曰伎體才曰藝珩珩也善曰說文曰辨交也又
曰鞶覆衣大巾也從巾般聲或以爲首飾字林曰鞶帶也禮記曰男

鞶革鄭玄曰鞶巾囊盛悅巾者說文曰珩所行也從玉行聲字林曰
珩珩玉所以節行大戴禮曰下車以珩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

珩與衡同昭綵藻與瑠球兮璜聲遠而彌長
音義同昭綵藻與瑠球兮璜聲遠而彌長
服志曰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
組連結於纒謂之綵漢承秦制用而弗改
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

其西藏耀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
曰耀靈暉而西征廣雅曰朱明曜靈東君日也
恃己知而

華予兮鷓鳩鳴而不芳鷓鳩鳥名也以秋分鳴善曰楚辭曰歲既晏
之不孕臨海異物志曰鷓鳩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夏末乃

止服虔曰鷓鳩一名鷓伯勞順陰陽氣而生賊害之鳥也五逸以爲
春鳥翼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爲霜
說文曰道迫也善曰楚辭曰
繆也翼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爲霜

謂芝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爾雅曰茵芝郭璞曰芝一歲三華瑞草
時臺臺而代序兮疇可與乎

比侂咨妬嫫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
臺臺進貌疇誰也侂儷也咨
故思依之以流亡也善曰楚辭曰時臺臺而過中又曰恐天時
之代序又曰羨韓衆之流得一又曰寧溘死以流亡始惡也恐漸

文

卷十五

二中華書局聚

再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漸進也善曰楚辭曰漸冉而不心猶豫

而狐疑兮即歧趾而臆情即就也岐山名也臆陳也善曰楚辭曰欲

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臆力於切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

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此

筮得遁之威其遁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遁最在卦上居無位

之地不為物所累楡繳所不及遁之最美故名肥遁處陰長之時而

獨如此故曰利飛遁而保名史記曰蕃百莖一根劉向曰蕃百年而

一本生百莖歷眾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從初至三為艮艮為山故

巽為風故曰翼迅風善曰謂遁卦也楚辭曰歷眾山而日遠又曰聊

浮遊於山陲又曰步周流於江畔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遁下體

是艮說卦云為山假言眾爾下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崇

互體得巽巽為風故曰揚聲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從三

也岳五岳也遁上九變為咸咸感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從三
至五為乾乾為冰故曰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為兌說卦云巽為長
女兌為少女也俱在艮上艮即是山故云感二女於崇岳岳即山也
說卦曰乾為冰而變為兌故曰冰折物也毀折不可經營故曰不營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互體四至乾變為兌兌為澤天為
可知誰言其路不通者乎欲其行澤言天高尚為澤雖復險戲世路
也善曰周易曰乾為天兌為澤酌自強而不息兮蹈玉堦之嶢峩
酌勉也乾為玉故曰蹈玉階玉階天子階也言我雖欲去猶戀玉階
不思去言尚欲進忠賢酌亡衍切善曰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方言曰
燒淨高貌也懼茲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長短謂卜筮也左氏

曰東龜長又曰東曰龜甲屬魯曰爾雅曰龜左腕不煩郭璞曰行顯

左腕也今江東所謂左食以甲卜審鄭玄周禮注曰東龜青說文曰

禎祥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介大也逞快也魯曰言卜而

也繇辭也毛詩曰鶴鳴于九臯字林曰過盡也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警裁見也

曰彷彿塵垢之外說文曰遠也警匹洩切鵬鵠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榮競逐也善曰

小人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兮婪力含切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善曰此假

也玄鳥謂鶴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於玄鳥唯歸於道而後獲寧

也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變竊而育之斃以玄鳥

二七塗以斃血實諸姜后處以告玉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

飛集于戶鴻之戾止第弗克理皇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

曰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闕親

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

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予其曰爾夷

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老子曰天下

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

曰道爲天下物母也韓子解老曰母者道也

占既吉而無悔兮簡

元辰而俶裝俶始也裝束也周易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

晞乾也山東曰朝陽善曰楚辭曰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

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文

卷十五

四一中華書局聚

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滙流也菌芝也說文曰漱蕩口也從水敕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石菌石芝也蒼頡篇

曰咀唯也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廣雅曰翺飛也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澤八澤之外曰

八埏入埏之外曰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于句芒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

丘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也左氏傳曰少皞氏有四子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

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也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

死皆為民所祀也史記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及到三山反在水下何道真之淳粹兮去

穢累而飄輕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矧躬躬於道真楚辭曰昔三后之淳粹又曰除穢累而反真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抃手搏也善曰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於滄海之中留

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瀛洲海中山也善曰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

千里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其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山高下周圍三萬里其頭平地九千里五山之

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流上下帝命封禺使巨鼇十五舉頭而載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沉於

大海楚辭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馮依也遐遠也逝往也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

雲翹遊風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海外東經曰黑齒國北暘谷上有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樹又如榭樹長丈大二千圍兩

兩同根生更相依
倚是以名之扶桑
飲青岑之玉醴兮
澆沆瀣以爲糧

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沆瀣女

霞也張糧也廣雅曰沆瀣常氣也善曰楊雄太玄經曰茹芝英以禦
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楚辭曰澆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

陵陽子經曰夏浚
沆瀣北方夜半氣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是發昔

日之夢也穀生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上高岡有木禾焉其穗長五尋
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郭

璞曰木禾穀類也說文曰嘉穀也二月生八月熟
得中和故曰木禾王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朝吾行於湯谷兮

從伯禹乎稽山湯谷日所出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食言也善曰國語曰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吳之使來問之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
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

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
之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爲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尚
書曰朕不食言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重華協

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九疑
山舜之所葬在長沙界中說文曰存恤也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續處

彼湘濱二妃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舜妻也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歌湘夫人也舜南巡

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閒濱水湄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
金其下多銀鐵帝之二女是常游江川豐沅之側交游瀟湘之淵在

九江之閒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縣西入洞庭而
通江水離騷曰澶吾道兮洞庭洞庭風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天帝之

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江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江湘之闕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江湘遂號為湘夫人也

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黎高辛氏之火正謂祝融也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

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上九頭圖矣善曰馮衍顯志賦序曰遊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傳昭十九年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圯房鄧切

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託寄也善曰杜預曰黎為火正懷歸也愁鬱鬱以慕

遠兮越卬州而遊遨卬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卬州其處極熱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卬五郎切

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鄭玄曰躋升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

誘曰昆吾南方爾雅憩息也山海經曰西海揚芒爍而絳天兮水洳之南其外有炎火之山爾雅曰再成曰陶

云而涌濤爍風熾也法云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云沉也若光芒也爍火飛也楊雄冀州箴曰冀土麤沸法云如湯温

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說文曰翕熾也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

野萬二千里高誘曰北戶孤竹國名也爾雅曰怒思也乃顓羈旅而

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顓獨也羈奇也旅客也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楚辭曰廓落兮羈旅而無友顓

苦切骨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少昊位也善曰家語孔子曰生為明主死配五行少

韓配金說文 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尚書曰右秉白旗以

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旗名曰麾謂麾幢曲蓋者也 躔建木於廣都

兮撫若華而躊躇躔躔行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

未育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超

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日

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蓐收金正該也徂往

精粹而為徒粹歟輕舉貌善曰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又曰吸精

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漢書音義章昭曰蟬蛻出於皮殼也蹶白

之山曰白門高誘注曰金氣白故曰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

渚爾雅曰絕流曰亂郭璞注曰直橫渡也書曰亂于河遏止也華太

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字林曰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號

潺湲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

文 卷十五 六一中華書局聚

也青令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儵裴氏新語謂為馮夷淮南子曰

馮夷服夷石而水仙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夷石而水仙俾使也淮南子曰天子龍舟鷁首予合韻音夷諸切會帝

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東歸也應劭曰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也悵徜徉思

貌春秋命厥序曰帝軒受圖維授厥楚辭曰且徜徉而汎觀延佇見上注泗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

女惘息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劉

莫詩傳曰蓁蓁至盛也泗許吏切又虛秘切黃靈詹而訪命兮穆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也詹至也

訪謀也穆求也如之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經神遠昧其難覆

兮疇克謀而從諸九交道曰達覆審也疇誰也克能也謀察也諸之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

昆其必噬牛哀魯人牛哀也昆兄也噬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其兄啓戶而入哀搏而殺之不自知為虎也廣

雅曰噬噬也鼈令殪而口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殪死也禪傳也引長也善曰蜀王本

紀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荆地有一死人名鼈令其尸亡隨江水上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鼈令為相以德薄不及鼈令

乃委國授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瞞瞞昭晰也善曰禮記曰

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何聊之曳切東方朔曰司命之神怒鬼錄者竇號行於代路

兮後膺祚而繁庶

善曰漢書曰孝文寶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寶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

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趙籍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籍伍中當行寶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寶姬生

景帝後立

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

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葬女也葬秉政以女

配帝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莽第及莽即真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自投火中死國語曰肆侈不違韋昭曰肆恣也毛詩曰出則銜

恤

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遺武

尉官名也本蒼也善曰漢武故

時為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龍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

貌醜陛下卽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

隧而弗處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殺家惶

見發贏診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禮曰三公自

袞冕而下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掘地通路曰隧王葬禮也

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仄而靡所恒常也穆屈天以悅牛兮豎亂叔

而幽主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屈至也左氏傳曰穆叔孫穆子名豹魯大夫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人通之有子在齊夢天壓己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瞻其徒無之後穆子還過庚宗婦人獻雉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己能捧雉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詐謂外人曰夫子疾病

文 卷十五 七 中華書局聚

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牛不進叔孫文斷袂而忌伯兮闞謁賊

而寧后魯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求見於是呂甥冀芮畏逼梅納公謀

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郟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人袂袂也勃鞞字伯楚通人闞於好惡

兮豈昏惑而能剖剖也嬴摯識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書韻篇識

也說文曰讖驗也秦語曰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地遂築長城

以為塞三十六年始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復言死

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丘惟少子胡亥從丞相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陽趙高素與亥善留所賜蒲蘇書密謂胡亥

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蒲蘇書蒲蘇即位為皇帝太子無尺寸之地胡亥曰為將柰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謂李斯曰

蒲蘇即位必召蒙恬為相於君不亦疎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作書賜蒲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以

延年壽而數上書非我所為日夜怨望不得為人子不孝其賜自裁將軍恬與蘇居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知亦賜死蒲蘇為人仁

得書泣即死胡亥即位為二世葬始皇鄴山魯曰史記曰盧生使人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始皇

崩李斯與趙高謀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也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車人名

子也昔有周擊者家甚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

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貲巨萬及期志司命之言夫婦輦其賄以逃
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闌名

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更貧困鄭玄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
曰孕姓子也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

妄訊慎者魯大夫神慎竈者鄭大夫神竈訊告也善曰左氏傳昭公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神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

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剋刑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孫之
言驗也則神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

神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火若我用瓊瑁玉瓚讓之猶必不
火子產不予神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今言
神慎神竈是顯明天道之人占於水火亦有妄為言事之難知也占

謂自隱度而言也訊息對切也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刺刃善曰呂氏春秋曰
梁國之北地名黎

丘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
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

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曰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
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諱是必奇鬼固嘗聞

之矣明日復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
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

者而殺於真子高誘曰諱讓也漢書蒯通曰不敢刺刃公之腹者畏
秦法也韋昭曰北方人呼插物地中為刺側吏切爾雅曰丁當也

親所睨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矧視也毋繇孽以倖己兮思百憂

以自疹毋勿也縣孽係貌倖引也疹疾也善曰
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倖胡冷切彼天監之孔明兮用

文

選 卷十五 八 中華書局聚

棐忱而祐仁

豎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誠也祐助也善曰湯蠲體以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周公若天威棐忱

禱祈兮蒙庖禡以拯民

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為

民豈乎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

火將然即降大雨呂氏春秋曰湯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

自以為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其悅雨乃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

大至爾雅曰旄大也禡福也祈或為禱非

於他辰景謚也慮謀也熒惑火星也次舍也魯曰呂氏春秋曰宋景

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

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為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

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蓄民子韋曰君善言三

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七二十一當更

壽二十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善曰左氏傳曰初魏武子

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傳宣

子子身下有運
北由再拜六六

樹德懋于英六

邁行也英六國也楚末乃滅善曰尚書禹曰咎桑末

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

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善曰舊注之意以卉

即桑末也言桑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臯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餘慶也

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

復返也善曰萬德行仁必貽後慶如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

不酬無德不報禮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

蓄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謂時之可蓄而不可行乎言時易逝也鄭玄論語注曰盍何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

積也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憊憊而無傳
傳匹也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楚辭曰悵憊憊兮永思

王逸曰憊憊憊悵失望志錯越也
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

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悲世俗之逼隘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彿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汜而

不流
汜凍也善曰淮南子曰入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名積冰也方言曰磴磴堅也牛哀切方音磴堅也左氏傳曰

固陰沍寒杜預曰沍閉也
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
淒寒貌說文曰拂擊也爾雅曰穹大也毛

詩傳曰騷動也善曰騷騷風勁貌王逸曰騷愁也合韻所流切
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糾與

蛇交曰玄武殼甲也春秋漢含孽曰太一常居後玄武蔡雅月令章句曰北方玄武介蟲之長爾雅曰騰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文

子曰騰無足而騰也淮南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凌冰也

力證切寒貌凌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唏而增愁善曰楚辭曰選鬼神於太

太陰者北方也說文曰屏蔽也慨太息也屏與屏陰今漢書曰以陰陽言之

古字通又曰不泣曰唏何休曰歎悲也火既切怨高陽之相寓兮

倬顛頊而宅幽高陽帝顛頊也相視也寓居也倬小貌也善曰家語

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瘳愈

之山黑水出焉倬去鳳切愈乎庸勞也織曰緯善曰言涉路東西有似於織也望寒門之絕

垠兮縱余縑乎不周善曰楚辭曰踔絕垠乎寒門又曰登閬風而縑

曰不周山名也在崑崙西北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

門注寒門天北門也左氏傳曰臣負羈縑縑馬絆也大荒經西北海

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顛頊爭迅

為帝共工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令此山缺壞不周迅

焱瀟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瀟疾貌媵送也翩飄疾貌瀟音蕭善

也清越谿嚙之洞穴兮漂通川之淋淋經重厝乎寂漠兮愍墳羊之深

潛谿嚙大貌漂浮也淋淋深貌重陰地下也寂寞靜貌厝古陰字墳

羊土精怪也善曰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春秋外傳國語曰季

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聞穿井得狗何也對

曰以丘所聞墳羊也丘聞木石之性夔罔兩水之性龍罔象土之性

墳羊唐固云墳羊雖雄未成者也淮南子曰水生罔象木生追荒忽

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

元氣以爲天混沌無形出石密之閭野兮不識蹊之所由蹊路也由自也善曰

之陰然下既有鍾山此石密疑是密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

中休速徵也善曰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

風雨是謂是燭九陰是謂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瞰瞻也

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經曰鍾山有子

之東曰瑤岸欽鴉化爲大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王母西

銀臺王母所居羞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曰三神山仙人在焉黃戴

勝愁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戴勝謂西王母也慈笑貌諄讓也善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

如人戴勝是司天之屬郭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浦涯也

所止巖中有鼓琴聲楚辭曰迎宓妃下伊浦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嫵

文 卷十五 十一 中華書局聚

眼而蛾眉說文曰姣好也廣雅曰嫫好也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

之桂徽諺婧細腰貌曰方言曰桂謂之裾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

曰瑣瑣即今香纓也曰音助說文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開

也的礫明貌曰神女賦曰朱脣的獻環珮與琛縞兮申厥好以玄

黃環珠也現璧也琛寶也縞今之香纓玄黃玉石之色曰白虎通

則佩珮薛君韓詩章句曰縞帶也雖色豔而賂美兮志皓蕩而不嘉

豔美色也善曰賂美謂環珮也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曰

雙材謂玉女交妃也劉歆列女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烟煴和貌

曰周易曰天地烟煴萬物化醇廣雅曰網緼元氣也毛萇詩傳曰芬

之用鳴鶴交頸鴝鵒相和善曰周易曰鳴鶴在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焯約若處子毛詩曰有女懷春

玉女交妃言忘棄我實多善曰論語摘輔像曰仲弓將答賦而不暇

兮爰整駕而亟行爰於是也亟疾也善曰毛詩曰爾之亟行皇脂爾車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

河之洋洋

巍巍高貌縈紆也言河之曲也魯曰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毛詩曰河水洋洋

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之飛梁

坻所以止船也魯曰楚辭曰麾登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閩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爲牀

閩風崑崙山名也魯曰淮南子曰崑崙虛有三山閩風桐版玄圃層城九

重禹云崑崙有此城高一萬一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北角曰閩風之巔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古

今通論曰不死樹在層城西

屑瑤藥以爲糝兮斟白水以爲漿

屑碎也糝糝也糝瑤藥也糝

說文曰糝乾食糧也楚辭曰精瓊靡以爲糝王逸曰靡屑也毛萇詩傳曰糝食也又曰斟挹也爾雅曰斟酌也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

今王逸淮南言白水在崑崙之源也糝而醴切糝居于切

元符

降今懷椒精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也

桴南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

滋繁也不華而實謂之秀

秀也尚書曰惟爾令德孝恭

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

穎穗也魯曰言禾垂穎以顧本猶人

之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曰禾穗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

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懿美也廬居也魯曰韓詩曰靜貞也周戒

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誅

庶僚卽下豐隆列缺等也誅迎也言戒誓令夙早而會皆供職而來迎我

也善曰孔安國尚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豐隆雷公也軒聲貌震霆霹靂

也列缺電也曄光貌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羽獵賦曰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軒普耕切雲師黶以交集兮凍

雨沛其灑塗雲師雨師也霹靂陰貌凍雨暴雨也巴郡謂暴雨為凍雨沛雨貌塗路也善曰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

言雲師明豐隆為雷也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注曰今江東人呼夏月大暴雨為凍雨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黶徒感

切轆瑀與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路善曰爾雅曰載轆謂之轆瑀瑀車軌上環轡所貫也瑀與

瑀玉之與爾雅曰玉謂之瑀葩蓋之金華也獨斷曰乘輿百神森其

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森聚貌屯聚也善曰楚辭曰百神翳其備降振余袂而就車兮脩

劍揭以低昂揭仰貌冠岳岳其映蓋兮珮緜纏以輝煌緜纏盛貌岳岳

貌善曰岳五咸切緜音林纏音離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僕夫謂御車人

公上得從車入乘善曰楚辭曰僕夫懷余心悲又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

日撰余轡而正策又曰駕入龍之蜿蜿又曰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

蜿旄飄以飛颺旄羽旄也善曰氛旄氣為旄也楚辭曰連五宿兮

玉笛賦曰天旋少陰白日西靡高唐賦曰蜿為旄溶音勇撫軫軹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湯勺灑

善曰說文曰無輻曰軫軹車輪小穿也又曰睨邪視也楚辭曰忽瞻

睨夫舊鄉又曰心涓沸其若湯軫音零軹之氏切勺市灼切涓音換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

羨欲也赫戲盛貌迷惑也何惑舊故而不志新愚以為當去己之迷

故之心也善曰言己願上都之赫戲

是而志迷己之故左青瑀之捷芝

兮右素威以司鉦

青瑀青文龍也素威白虎威也善曰芝小蓋也禮記曰君行左青龍而右白虎也說文曰捷賢也鉦

鏡也捷

巨偃切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

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而後玄冥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為水正此即五行

之主也司馬相如大人屬箕伯以函風兮懲泆忍而為清

函含也懲也清靜賦曰左玄冥而右黔雷屬箕伯以函風兮懲泆忍而為清

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星也主簸物能致風氣也易曰巽為長女長者伯之故曰風伯也楚辭曰切泆忍之流俗兮王逸曰泆忍垢

濁也拽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嚶嚶

之啾啾嚶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蟻蠓而上征

嚶嚶也善曰楚辭曰載雲旗之委蛇又曰鳴玉鸞也善曰楚辭曰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蟻蠓而上征

賦曰騰清霄而軼浮景又曰浮蟻蠓而撒天淮南子曰蟻蠓

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

言光之盛如火之華楚辭曰皇剡剡其揚靈

王逸曰揚其光靈也

叫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宮

叫呼也闢主門也闢開也

天皇天帝也善曰楚辭曰吾令帝閭開關兮楊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閭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

關兮楊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閭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

文

彤彤聆聽也廣樂樂名也展信也洩洩彤彤皆樂貌魯曰史記曰趙

奏萬舞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舞出而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彤古字

通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魯曰琴道曰琴七絲足以通萬

物而考治亂也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

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五聲惟般逸

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曰孔安國尚書傳注曰獸獸也魯

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

也魯曰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舊既防溢而靖志兮追我

暇以翔翔靖靜也迨及也廣雅曰翔翔浮游也魯曰字林出紫宮之

肅肅兮集太微之閶闔也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

星後宮之屬也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魯曰紫宮太微二星名

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太宮也又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閶高

其寥廓閶音郎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魯曰春秋元命

天騎一曰天駟旁一星王良主天馬也漢書天文志曰王建罔車之

良車騎古善馭者漢書曰營室為清廟又曰離宮閣道建罔車之

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魯曰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曰鬱威

弧之拔刺兮射嶧冢之封狼嶧引也威孤星名也拔刺鸞弓貌善曰

狼下有四星曰孤淮南子曰琴戒撥刺高誘曰撥刺不正也河觀壁

圖曰嶧塚山名此山之精上為星名封狼拔方割切刺力達切觀壁

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壁營壁也壘中壘也北落星名也伐擊

羽林天軍西為壘或曰鉞傍一大星曰北落爾雅曰

河鼓謂之牽牛今荆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

兮浮雲漢之湯湯天潢天津也汎汎流貌也雲漢天河也湯湯水流

名也毛詩曰倬彼雲漢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剡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

倬彼雲漢倬彼雲漢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剡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

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攝提星名形似車禮記曰以日星為紀善

曰漢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為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昴流

綖繞也漢書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越絕書范蠡

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紀綱易乾擊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

宋均曰和栗氣和而嚴正綢繆連綿也通皇往來貌也

偃蹇天矯婉以連卷兮

說文曰生子二

要曰齊人謂生子曰婉善曰偃蹇驕傲之貌也天

矯自縱恣貌也婉跳也連卷長曲貌婉匹萬切

雜沓叢穎颯以方

驥善曰衆多之

馘汨颯淚沛以罔象兮

善曰皆疾貌罔象即仿像也

楚辭曰沛罔象而自淨馘一

大切颯力凋

爛漫麗靡藐以迭盪

藐遠貌迭過也盪突也過音唐

凌驚雷之硠礧兮弄狂電之淫裔

凌乘也淫裔電貌善曰楚辭曰凌

驚雷軼駭電兮硠礧雷聲也上林

驚雷軼駭電兮硠礧雷聲也上林

驚雷軼駭電兮硠礧雷聲也上林

驚雷軼駭電兮硠礧雷聲也上林

驚雷軼駭電兮硠礧雷聲也上林

驚雷軼駭電兮硠礧雷聲也上林

驚雷軼駭電兮硠礧雷聲也上林

驚雷軼駭電兮硠礧雷聲也上林

驚雷軼駭電兮硠礧雷聲也上林

驚雷軼駭電兮硠礧雷聲也上林

驚雷軼駭電兮硠礧雷聲也上林

賦曰淫淫裔裔 踰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高厲鴻宕冥皆天之

援神契曰天度鴻孳萌宋均曰鴻鴻未分之象也楚辭曰貫蒙鴻

以東竭兮說文曰宕過也冥窮也凌陽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

其景皆倒在下楚辭曰颯弭節而高 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

外宋玉大言賦曰長 據開陽而頰砥兮臨舊鄉之暗藹善曰春秋運

七星第六開陽也楚辭 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悵悵而思歸楚辭曰將

居字林曰悵忿恨也善曰 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轉而徘徊善曰

韓詩曰眷眷懷顧 雖遊娛以愉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善曰楚辭曰聊

毛詩曰屢顧爾僕 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閶闔天門也降下也善曰楚辭

而遠遊服虔甘泉賦注曰焱風也上林賦曰 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

眇兮震余旗楚辭曰雲菲菲而承宇眇眇遠貌周禮曰鳥隼為旗爾

所謂載鴻 及鳴鳶也續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眩兮反常閭蒼頡篇曰眩眩目視

云 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還心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

楚辭曰神要眇以淫放毛詩 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善曰

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曰退將復修吾初服又曰長余佩之陸離文章奐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

駕兮遊道德之平林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毛詩曰依彼平林結典籍而爲畧兮毆儒

墨以爲禽儒家者述聖道之書也以仁義爲本以禮樂爲用墨家者強本節用之書也以貴儉尚賢爲用墨家者

流也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微音善曰孫卿子曰四時代御陰陽

大如嗣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歛盜善曰琴操曰歸耕者曾子

微音有餘年晨薊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歲歛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恭夙夜而不貳兮固

終始之所服詩曰夙夜在公楚辭曰事君而無貳夕惕若厲以省譽

兮懼余身之未勅勅整也善曰周易曰君于夕惕若厲無咎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

不愆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端直又曰國無義乎逍遙善曰老子曰上德無爲楚辭曰超無爲不出戶而知天下

兮何必歷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

家所以見天下矣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系曰繫也言繫一

天長地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俟河之清祗懷

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憂抵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諺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京房易傳曰河千年一清

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善曰楚辭曰遠度世以志歸六區上下四方也周易曰上下無

常非爲邪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說文曰逞極也天不可階仙夫

稀善曰周髀曰天不可階而升栢舟悄悄忝不飛栢舟詩篇名也注愠怨也悄悄恨也其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注不如鳥奮翼而飛去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松喬高

跼孰能離松赤松子喬王喬離附也結精遠遊使心攜攜離也善曰楚辭曰願輕

妻子何休曰攜猶提將也迴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善曰劉向七言獲我所求夫

何思也夫復也

歸田賦

張平子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凡在曰朝不曰歸田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都謂京都

永長也久滯也言久淹滯於京都而無知略以匡佐其時君也字林曰羨貪欲也淮南子曰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羨願也易

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清濇三日變焉赤赤變三日鄭玄曰聖王爲政治平之所致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

楚王問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連雙鷁於青雲之際
臣因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毛萇詩傳曰鈔鮪也字指曰鱗鮪屬
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廣雅曰曜靈日也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極般遊之至樂

雖日夕而忘劬尚書曰般遊無度感老氏之遺誠將迴駕乎蓬廬老子曰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注曰精神安靜馳騁呼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巖石之下彈五絃之妙指詠

周孔之圖書五絃琴也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毛詩曰南風之薰今可以解吾民之

愠今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子也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

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莫奴切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班固

迷賈鄒枚路曰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文選卷第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